



两个小鲁宾孙

[苏联] 楊·馬夫尔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两个小国滨城

（中国·大连）

（中国·大连）

〔苏联〕楊·馬夫尔著

两个小鲁宾孙

阿·米罗諾夫俄譯

王 汝中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别洛露西亞作家楊·馬夫尔的一部小說，寫兩個孩子在春假里划船游玩，不料划到一个小島附近（其实是春天水漲时露出一片地），船翻了，两个孩子就流落在島上，一个人也找不到，他們只好自己找吃的，自己制造生活工具，冒了很多險，学了許多乖。他們無意中發現这島是間諜和走私匪徒貯藏武器和貨品的地方，这些匪徒知道島上來了人，想找到他們，把他們害死，可是这两个孩子很机警，逃开了他們。最后这两个孩子协助公安人員，把这个匪帮一網打尽。

Янка Мавр

ПОЛЕССКИЕ РОБИНЗОНЫ

(Из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Детгиз, 1955)

本書原來用烏克蘭文寫，这中文譯本是根据俄文本轉譯的。

兩 个 小 魯 濱 孫

楊·馬夫尔 著

謝·米羅諾夫 譯 王 汶 中 譯

楊·別里斯 繪圖 羅之儀 繪圖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一四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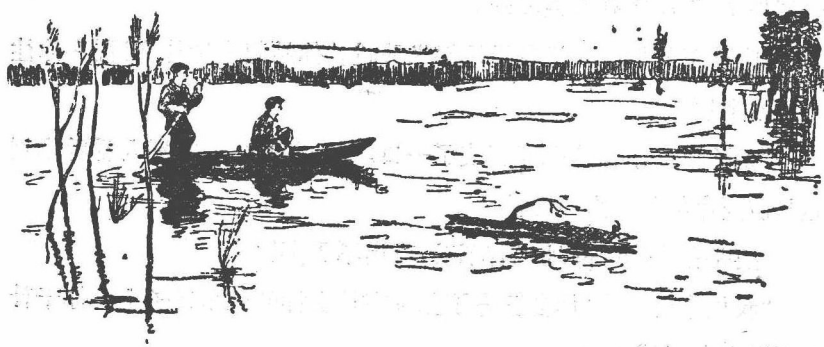
書號：譯0182 (高)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6 5/7 字數 128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 定價(3) 0.38 元



1. 兩位勇敢的旅行家。——在大海上。——船
翻了。——在水中旅行。——不認得的岸。
——統計財產。

“划到那兒去，喏——就是那一片小樹林！在樹林里划船多有意思。”

大高个兒米龍蹲坐在独木舟——“要命船”〔注〕——里，兩只手緊緊地抓着船边。他的膝盖差不多要頂到船头了。他指樹林的时候，忽然举起一只手，甚至抬起了一点身子。独木舟突地一搖晃。

“別乱动！你瞧……”

維克脫站在后面划船；他這句話還沒說完，身子一下子失掉平衡，就笨手笨脚地跌在船上了。那条要命船搖晃得更厉害了，進去了好些水。兩個小伙子一动也不动地貼着船底，甚至屏住了气息。好容易独木

〔注〕 這是一種兩頭尖的小划子，非常輕快，但也很危險，一個不小心就要打翻，所以人們管它叫“要命船”。

舟不搖了，但船底有水在閃動着。

“瞧你干的好事！”維克脫埋怨米龍說。“你站起來做什么！現在你往外舀水吧！”

“是你自己不好！”米龍反咬了一口。“想顯顯本事，叫別人看看你划这只破要命船划得多靈巧。”

“要是你安安靜靜地坐着不動，就出不了事！”

“我根本就坐着；你自己忘了你乘在什麼樣的破木槽子上。你干什么要挺直身子站着？”

米龍想試試抬起身子，但是獨木舟又急劇地搖晃了一下。

“還要站起來？！”維克脫厲聲地喊道。“你要是想淹死，你就活該去死好了；我可不想死呢！”

米龍不好意思起來了。

“唉，得了……”他息事寧人地說。“我們還是往外舀水吧。”

“用什麼舀？舀水的東西帶來了嗎？”

“你帶來了嗎？”

“誰知道这只獨木舟會漏水？”

“它根本就不漏水。水是从上面流進來的……”

兩位旅行家一動也不動地面對面坐着，活像窠里的兩只仙鶴。他們一會兒瞧瞧船底——船底有四指深的水；一會兒瞧瞧對方的眼睛。

獨木舟的邊，本來高出水面就不多，这回沉得更低了。現在旅行家的每一個動作都更加危險了。

周圍是一望無邊、波浪起伏的大海般的湖水。後面，旅行家出發的那個岸已經遠得幾乎瞧不見了；前面，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片森

林，——剛才引起米龍注意的就是它。夏季，湖水只到那里为止；再过去就是不能通行的沼地，現在沼地被水淹沒了。湖水多得無邊無際；在這白茫茫的水面上，只有一些乔木和灌木的樹梢，東一群西一叢地露在外面。

天氣暖和，沒有風。春季的太陽已經相當熱。樹木發綠了。今年在波列西叶湖水泛濫了兩次：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一個月左右以前，那時是霜凍的天氣，水里還有冰塊。那一次泛濫後，大約有兩個星期光景，天氣一直很好，正像真正的、暖和的春天。水差不多退盡了。但是後來又開始陰雨連綿，有時還飛雪花。一星期前，天氣又放晴了。別的地方都着手耕地了，甚至着手播種了；但是在這塊低地上，水還是遠遠地從四面八方，特別是從北方，聚集過來。

我們這兩位旅行家就在這個時候來到了這裡。他們倆同歲；兩個人的年齡加在一起，大約有三十五歲。這兩個小伙子外表完全不同，脾氣更不相像。米龍是個骨头有些突露的清瘦青年，有一對天藍色的眼睛，一個鳥嘴般的尖鼻子，留着長長的淡黃色頭髮。維克脫恰好相反：他矮胖結實，有一個扁扁的大圓臉和一头黑頭髮。米龍做事慎重，安靜沉着，舉止慢條斯理；維克脫是個急性子，整天活蹦亂跳。他們倆無論在什麼時候，遇到什麼事，都要爭論一場；可是他們還是形影不離，誰也離不開誰。

他們在別洛露西亞一個省城里的技術學校念書，都是省城史地研究小組的最積極的組員。為什麼他們對於研究省城的史地那樣感覺興趣呢？大概因為他倆都是在那個城里誕生和長大的原故吧。

他們倆從小就是鄰居和好朋友，正和他們的父母一樣。米龍的父親

在面粉厂工作；維克脫的父親在玻璃厂工作。

米龍和維克脫在七年制学校里念書的时候，参加过游覽和远足。他們只在那些次游覽和远足的时候看見过大自然、森林和鄉村。他們最远只到过离他們居住的省城十公里的地方。

他們倆功課都很好，看的書很多，特別愛看驚險小說——儒勤·凡尔納、迈恩·利德、庫柏等人的作品。各种地方和也許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的“野人”和印第安人，都使他們感覺興趣。他們非常羨慕六十年前或八十年前那些人的生活里的各种奇遇。他們幻想到棕櫚樹下和大密林里去，可是他們連附近的、离他們的故鄉只有几十公里远的那片真正的密林都還沒看見过哩。他們成天想像怎樣獵取老虎、大象和獅子，——这种打獵非常有趣和驚險；可是他們連那些在別洛露西亞森林里的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普通松鼠都還沒有看見过哩。他們幻想到大海上去，幻想乘輪船；可是离城大約二十公里远的一片大湖，他們直到現在还一次也沒去过哩。

他們在省城史地研究小組里知道了，在整个白俄羅斯，尤其是在他們那个地区，有許多和海外一样有趣的角落；有許多一点不比熱帶森林差的密林；有許多一到春天就变成大海的湖泊和沼澤；有許多在世界上比大象和老虎还要少見的野獸。

他們的愛好慢慢地顯露出來了：米龍对植物学比較感興趣，維克脫对动物学比較感興趣。看課外讀物时，他們也是各人注意自己所喜愛的那一門科学。在生物角里，維克脫尽照料兔子、白老鼠、青蛙等；米龍老在培育各种各样的植物。漸漸地，他們倆对自己所喜愛的科目都相当熟悉了。

春天來了；緊跟着，十天的春假也开始了。兩位朋友非常想出城玩，到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去几天，看看有名的波列西叶森林区漲大水的情景。他們覺得，这种旅行比按計劃組織的夏季游覽要有意思得多。

“那种游覽，什么都得按着時間表做，就像在学校里上課一样，”他們說。“你預先就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看些什么东西。要是你想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或者想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停留下來，或者想做点自己愛做的事兒，那可都不行。这种旅行家簡直跟待在家里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奇遇和冒險。这有什么意思？”

但是当他們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几位同学听时，人家却把他們当作笑柄了，說：

“瞧你們在胡想些什么！这种旅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

“你們什么也不懂！”維克脫抱屈地回答；以后，他和米龍兩人再也不跟別人提这件事了。可是他們暗暗地下定决心，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也一定要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們要向所有的人証明：这种旅行比普通游覽要有意思得多。

于是我們這兩位旅行家就乘了独木舟——“要命船”，到这無边無际的大海上來了。暂时他們倆还算滿意。

“來，我們用帽子把水舀出去，”米龍提議道。

“也只好这么办了，”維克脫同意道。“不过，我只怕一件事：你像个狗熊似地一乱轉，就非把船打翻不可。”

“我怕你的舌头动得太多，会把船打翻呢，”米龍心平气和地答完这句话，就摘下帽子，开始舀水了。

維克脫立刻也帮他舀起來；过了一会兒，独木舟里的水就舀干净

了。可以繼續航行了。

“离森林大概还很远呢，”米龍說。

“怎么，害怕了嗎？也許你想回去了吧？”維克脫逗弄他說。

“但願你不害怕才好，”米龍嘲笑地回答。

“哼，老弟，你一輩子也等不到這種事的！”維克脫吹了一聲口哨。

“我這是第一次航海。”

“可惜這只輪船降低了我們旅行的興致，”米龍嘆了一口氣。

“你老老實實地坐着，就不會出事了，”維克脫說完又把住了槳。

“你干什么又站起來？”米龍喊道。“還是我來划吧，你休息一會兒。”

“行呀，你試試吧，”維克脫笑笑，把槳遞給米龍。

米龍小心翼翼，但是態度堅毅地跪起身來，開始划船。

“這有什麼分別呀？”維克脫笑着說。“你跪着比我站着還高。”

“有分別，”米龍一本正經地回答。“如果你記得物理學，你就可以知道，這樣重心低一些。”

“你自己也未必知道你的重心在哪兒，”維克脫不平地嘟囔道。

米龍划得很當心，很用力，槳起落得很均勻。獨木舟走得相當快。已經離頭几棵灌木不遠了，有的地方有干枯的蘆葦翹在水外，——這就是說：湖走完了，到了岸邊了。但是過了一會兒，在小伙子們的面前又展開了另外一個，小一些的湖泊。

“你瞧這裡原來是這樣的呀，——一個湖連着一個湖吶，”維克脫說。

“這我們還不知道呢。也許再過去是沼澤。現在誰能搞明白呢？”米龍說。

一股流得很急的、像一條河似的白色水流，攔住了他們的路，獨木

舟被冲得直往旁边退去。米龍不屈不撓地和这股水流斗争着。

“小心！”維克脫突然喊道。

一棵又叉了了的大樹干向他們飛快地飄過來了。相撞是不可避免的：坐在这样不灵便的小船上，要想躲开那棵飄浮的大樹，簡直是不可能的。

“躺下！”米龍喊道；他自己也把身子緊貼着船底。接着，他就把槳伸到前面去，頂住那棵大樹，然后开始慢慢地减少手的力量，使大樹和小船不致相撞得太厉害。大樹沒有和小船相撞，但是却把它牢牢地挂住了，帶了它一起向前飄去了。

“这不是存心跟我們搗乱嗎！”維克脫气虎虎地說。“現在我們怎么把它弄开呢？”

“等等，別着急，有法子把它弄开的，”米龍冷靜地回答；他不慌不忙、一点点地把小船撑开了。

他們划过了这片小湖，前面又遇到一些灌木。有时，这些灌木很像一些島嶼；但是当小船走到跟前时，它一下子就从水面上越过这些“島嶼”了。迎面还可以看到一些乔木：小白樺樹、赤楊樹等，甚至还有云杉。

前面，在已經不远的地方，現出了一片茂密的青色松林。

“那边地势好像很高，樹林沒泡在水里，”維克脫說着，輕輕地站了起來；想看个清楚。“真想活动活动兩腿，簡直蹲得發麻了……”

“你等一会儿行不行！別站起來，我們馬上就划过去了，”米龍說；可是他自己也忍不住了，——他抬起身子，开始仔細觀看那片森林。

“好像有一个沙丘，”他用手遮在額上，一面看，一面說。

兩位旅行家都沒有注意到，这时小船已被卷入了一个漩渦；他們还

沒來得及醒悟過來，小船已經滴溜溜地轉了起來，“砰”地撞在一棵赤楊樹上了。其實這一下撞得並不算重，——假使兩個小伙子都坐在船底上，就不會出麻煩了。可是現在，——維克脫一下子就跌到赤楊樹下去了。

“唉呀！”他喊道；也不知他這樣喊是因為害怕，還是因為太冷，還是因為事情太突然，——也許這三種原因都有吧。

他這樣一跌下去，小船就亂晃、亂轉起來了；米龍用兩只手緊緊抓住船邊，才算沒摔下去。不過，他一慌神兒，把槳給丟了。水流抓住這只沒有辦法的小船，把它向前，向另外一棵赤楊樹送去。小船被冲到赤楊樹下時，米龍一把拉住了樹枝。可是他感覺到，小船開始從他的腳底下溜跑了。米龍抓着一根低低懸在水面上的樹枝，拚命用腳把小船往自己身底下拖；誰知這根樹枝“喀巴”一聲就斷了。小伙子一個倒栽蔥跌在水里；小船呢，被他又這樣一推，拐了幾個彎，就飛快地向前飄去了。等到米龍再拉住大樹，定睛看時，那只又小又舊的獨木舟早已飄得很遠了，——干脆不用夢想可以追上它，何況還穿着一身濕淋淋的、變重了的衣服呢！

這些事發生得太快了，維克脫這會兒正在使勁往一棵樹上爬着，他甚至沒注意背後出了什麼事故。米龍呢，待在水里，一聲也沒响。

維克脫回頭一瞧：小船也沒有了，朋友也沒有了！這真是見鬼！

“米……龍！”他喊道。

“唔！”從很近的地方傳來了回答。

“你在哪兒？”

維克脫一看，——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小船在哪兒？”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

“就这么不知道。跑了……”

“这是怎么回事？”維克脫絕望地嚷道。

“驚險奇遇，”米龍若無其事地从他的那棵樹上回答。

“你干的什么好事？”

“也許是你干的好事？”

“你不是留在小船上嗎？”

“我倒真想看看，要是把你这么一撞，你还会不会留在小船上，”米龍說。

他們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頂嘴，一直到突然發生的灾难給予他們的印象变淡了，才停止。他們誰也不怎么怪对方；怪对方又有什么用呢？可是他們有頂嘴抬杠和互相埋怨的習慣，所以这次当然也不能避免。兩個朋友頂嘴頂够了，才开始想克服困难的办法。

情况的确很糟：距离这里一公里多路，有一片森林；除了这片森林以外，他們就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假使这件禍事發生在河里，或者湖里，那就不知道这两个青年能不能穿着衣服在冰冷的水里游这么远了。幸而这塊地方是浸水的沼澤，这兒有不少休息“站”——大樹啦，灌木啦，还有水淺的地方。

时候已經快到中午了。茫茫無边的水面在日光里閃閃放光。暖和的南風輕輕地吹來。樹木周圍水波蕩漾。兩只水鴨扑扑地飛了过去。太陽熱烘烘地晒着湿衣服。兩個朋友的情緒好轉了一些，特別是維克脫。他

甚至開玩笑來了：

“將來，我們回想到遇見過這種事，一定會很高興的。我們這正是在大海上航行，輪船遇難了，而且到了一個神秘的海島上！也許我們還能碰見河馬、鱷魚、老虎什么的……”

“赤手空拳碰見一只老虎，這並不太幸運，”米龍說。

“你希望什麼事都有人照護你呀？那還不如待在家里不出來呢。”

“我現在寧可待在家里。要是在書里描寫一下我們的境遇，也許會有哪個傻小子樂意跟我們一樣地出來闖一下。可是我認為這事兒一點意思也沒有。”

“唉，你呀！”維克脫用責備的口吻說。“要是你現在已經泄氣了，那以後怎麼辦呢？”

米龍笑了笑。

“有先見之明——不等於泄氣。我們走着瞧，看誰堅強一些吧。現在該出發了。唉！真不高興再往冷水里鑽！”

“等等，也許應該再找找我們的小船？也許它被哪一棵灌木挂住了？”維克脫說。“我這棵樹高，我爬上去看看。”

“哪會有這種事！”米龍絕望地揮了一下手。“這只光溜溜的小船根本就不可能挂住。你瞧呀：它早就被沖到湖里去了。沒法子，只好泗水。”

兩個朋友爬下大樹，向前游去。

他們立刻發現：穿着衣服游泳不是件容易事。濕衣服縛手縛腳地拉着他們直往水底墜。開頭，他倆每一次都游幾十公尺；但是後來越游越游不動了，於是休息“站”和休息“站”之間的距離就大大地縮小起來。可是休息“站”根本不在他們希望休息的地方，——這就使他們更加感到

困難了。乔木非常少，僅有的几棵，也不全在他們的路綫上。他們常常抓住一半泡在水里的灌木的梢頭待在水里休息。兩個朋友的身體已經凍僵了，所以碰到能够爬上去的大樹時，可以晒晒太陽比可以休息更使他們感到高興。他們把鱔魚和老虎也忘了，——現在哪有心想這些東西呢！

他們在離岸三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感覺到兩腳踩着了地。現在他們能够在齊胸的水里站着了，他們倆心里都非常的高興。不過，又出了一件糟糕的事：水底的泥粘得要命，簡直沒法往前走。

“你猜怎麼着？”維克脫說。“我們來利用一下阿基米德原理吧。”

“怎麼利用？”米龍奇怪道。

“要是我們把身子蹲在水里，只把頭露在外面，那我們的體重就會減輕，——減輕的體重正好和我們所排開的水的重量相等。”

“對！”

“這樣，我們就不會往沼地里陷了，我們蹲着走會像在馬路上一樣的利落。明白了嗎？來，我們試試看！”

他們往水里一蹲，——真的，腳不再往泥里陷了。但是他們剛一跨步，馬上又往下陷了，而且比剛才陷得還要厲害。

“阿基米德不頂事兒！”維克脫生氣了。

“不應該怪阿基米德，應該怪我們自己，”米龍聰明地說。“我們沒想到：我們往前走的時候，得克服水的阻力；為了克服水的阻力，就得用腳使勁踩下面的地。”

這樣，兩個朋友只好在水淺的地方也游泳了。好在現在已經可以常常站在草墩上休息；而且願意晒多少時候太陽，就可以晒多少時候了。

好容易他們游到用手也可以碰到地的地方了。但是在这里，脚也直往粘糊糊的泥里陷。

“現在我們怎麼辦？”維克脫在一棵灌木旁停了下來，猶疑地說。“游也游不了，走也走不了……”

• “那就只好爬了，”米龍說；他伏在水上，用兩只手撐着地爬行着很快地向前游去。維克脫學着他的樣，跟在後面。

“喂，怎麼樣？現在阿基米德能給我們幫忙了吧？”米龍問。

維克脫想糾正剛才的錯誤，表示一下他的物理知識並不比他朋友差，所以急忙說明道：

“現在水的阻力非常小，我們不需要使勁地用手撐地了。”

當身體浮在水面上時，一切都很順利。但是爬到離岸只剩五十公尺左右時，他們倆就“擱淺”了：往前真是寸步難行。既不能用手撐，又不能用腳站起來——他們倆稍微一動彈，就往沼地里陷。往回走甚至比往前走還容易些呢！

兩個小伙子抓住每一根樹枝、每一棵去年的蘆葦和蒲草——只要有可以依靠的東西，他們就抓。慢慢地，他們倆每人身邊都有了一大堆樹枝和干蒲草；這時，維克脫提議道：

“既然我們不能好好地前進，那我們索性就靠了這些蘆葦和樹枝爬着試試看。喏，你瞧！”

他兩手緊緊地握着樹枝和蒲草，往前面的泥中一插，然後把身子往前一拖。這樣，总算爬了一步。接着，他又爬了第二步，第三步……雖然爬得很費勁，很慢，但好歹是在向他們要上的那個岸爬去。

他們爬上岸時，已經累得半死不活，冷得瑟瑟發抖，渾身上下都是

稀泥。幸虧岸上十分舒服：這兒地勢很高，沒有浸水；而且是朝南的，整天晒在太陽里。在百年的老松樹下面，一點風也覺不出來。被日光晒暖的土地熱烘烘的，好像在晴朗的夏日里一樣。一片片潔淨的白色沙灘尤其吸引人。我們這兩位旅行家就倒在沙灘上休息了。

“這地方真不壞，可惜……”維克脫用疲倦的聲音說。

“可惜得說‘可惜’兩個字；要不，就真的很好了，”米龍同意道。“不過，要是我們穿着這麼髒的衣服晒干了，那就更糟了：我們不是要變成名符其實的木乃伊了嗎！”

“這对你尤其危險：你說不定會斷成兩截呢，”維克脫笑道。

“你也不見得會好些，”米龍回答。“我們應該把爛泥洗掉。”

可是多麼不樂意站起來和脫衣裳呀！寧靜、疲勞、溫暖，都叫他們昏昏欲睡。過了几分鐘，米龍又說：

“趁着有太陽，應該把衣服洗干淨，晒干。”

“應該，”維克脫同意道。

可是他們倆还是一動也不動地躺着。

“沒法子，只好站起來，”維克脫用睡意蒙朧的聲音又說。

“只好站起來，”米龍承認道。

可是他們倆還是躺着。

又過了几分鐘，米龍用堅決的口吻說：

“這樣可不行。來，我們發個口令！一……！”

“二！”維克脫接了下去。

可是，誰也沒說“三”——多麼想再躺一會兒呀。像這樣過了好些個“一會兒”；後來兩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喊了聲“三”，就跳起身來，開始